

何處是 歸程

文 / 柯文山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會服務室社工師

和他相識，是透過醫院電腦系統中的照會單開始，那是在二〇一〇年六月的事了。照例，病房中的護理人員，對於住院的病人，若無家屬在旁照顧的話，都會多所留意，有什麼狀況，就會照會醫院的社工師，希望社工師來瞭解病人的情形，並進一步地協助他們。

照會單上，原因類別為「無名氏、遊民、協尋家屬」，短短的一行字，不知道他在病房內發生了什麼事，我臆測著。由於收到照會時間是在星期六，還來不及到病房探視，於是就選擇先在電腦系統內開案，待下星期上班時，再找時間來處理。誰知，案主自己來看我。

消失的遊民 鄰居助緣減負擔

也許是有緣吧，星期一那天中午的午休時間，剛好輪到我值班，見一位男士從外面緩緩地走進社會服務室，

一會談，就是照會單上的那位大德，就稱他余叔好了。原來，余叔今天出院，有困難，所以病房書記就請他來社服室尋求協助。

還記得照會單裡的分類要幫他找家屬，聊一下，知道他單身、與家人也沒有互動了，進一步詢問，他都住在新北市的高速公路陸橋下，生活靠資源回收維生。「噫，這不就是所謂的遊民嗎？」我心中猜想著。而對於他的身家背景與家庭支持系統，我大概也猜到八、九分，就不再多問。

果真，他，身無分文，再加上所有

的證件都遺失了，寸步難行。所以當下，我就決定先協助他一些車資回老家（花蓮縣）富里鄉辦身分證。有了證件之後，才能一步一步地協助他的醫藥費與生活。

望著余叔走出去的背影，雖然知道他罹患直腸癌，但見他步履堅定，言談中有他自己的主張，加上目前身體還算硬朗，我也只好尊重他的想法，隨他去。

隔天，余叔來電，說他已經辦出身分證了，怎知掛上電話後，從此就音訊全無。我焦急地如熱鍋上的螞蟻，原本說好要回院補證件來辦健保的，卻沒了下文；一來沒辦法協助處理住院醫療費，

還可能因為無健保而變成高額的欠款呆帳，果不其然，短短住院三天就高掛著近三萬五千多元的欠款！

也許是要做好事都會有菩薩保佑，余叔的戶籍寄放在鄰居家，我就試著撥鄰居家的電話，果然讓我聯繫上了，而且對方是一位很好心的老阿公，聽我說余叔的狀況後非常關心，也願意將戶口名簿影本寄來醫院給我。就這樣，我將余叔的健保卡給申請出來了，而且意外地知道他的健保身分為低收入戶福保，辦好後，以癌症的重大傷病免部分負擔，加上折扣，住院費用總共才幾百元。



遇到沒有親人或無家可歸的病人，社工柯文山了解若追問不出原因或病人不願說，他會尊重對方的意願給予社服方面的協助。攝影／楊國濱



在醫院發現有較弱勢或支持系統薄弱的病人，醫護同仁會立刻聯繫社工商討協助，也請志工關懷。攝影 / 楊國濱

回鄉落腳花蓮 多方面社福協助

說也很巧的，就在我辦出健保卡的那天，突然接到臺北慈院的急診社工師來電，說有一位余先生目前在臺北慈院的急診，原來答案揭曉，他回到臺北去了。所以我就將余叔的資料寄往臺北，期間也陸續和臺北慈院與雙和醫院的社工師討論他的後續出院安置，雖然遠在臺灣北端的他，不是在東部花蓮的我可以使得上力的。

本以為余叔就會在北部安置下來了，而且北部的福利比較周全，像他這樣四處遊蕩的人，若有就醫的需要，北部縣市政府的社工師都會協助核給他健保低收入戶的身分，這樣一來，

他可以暫時不用繳健保費，且就算之前有健保欠費亦不會造成健保鎖卡，另外，就醫還可以免部分負擔、免掛號費，對他都是保障。但，他還是回到花蓮來了。

見到余叔出現在急診的患者名單上，「轉住院」，我知道他身上的疾患又有狀況了，而且我告訴自己，這次一定要儘早為他鋪路，連結一些相關的社會福利資源，讓他得到協助。首先，目前他已無法經直腸肛門排便，需透過腹部的造口排出，所以，就先替他申請身心障礙手冊：重器障(腸)，輕度，腸造口人工肛門，有了身心障礙手冊就可以有身心障礙者生活津貼補助。再來，他日後可能也難工作維

生了，需要真正低收入戶的保障，提列為低收入戶後，身心障礙津貼也會多一些，就醫方面費用上也較輕鬆，於是為他聯繫鄉公所來申請。公所的承辦人還真好，先前知道了余叔狀況，就主動為他申辦低收入戶了，函件已送到縣政府去了，但為免訪查時因籍在人不在而無法通過，承辦人特別叮囑我要補送一份診斷書來公所，證明案主人住院中。

這次出院，就先給余叔一些急難金，讓他有些現金可用。約莫一星期後，余叔又回來住院了，和他談後，知道他的暫時住處，趁此機會將他轉介給慈濟基金會，想說在政府的正式資源進來前，讓民間的急難訪視協助補足這一段空窗期困境。余叔出院時除了給予急難現金外，亦提醒他要回公所申請「馬上關懷」的政府急難救助。

出院轉安養 祝福歸程好來生

到了隔年（二〇一一年）二月，余叔依舊回來住院，只是這一次住院的時程相較於以往就比較長了，不像先前一、二個禮拜可出院，身體也顯得較為虛弱。可能是他自己也有意識到吧，當我和他討論到出院時要不要轉住安養院，他不再像先前我初遇到他時拒絕我，堅持要自由行，不要被綁住，要過自己的生活。

於是乎，出院時就幫余叔安排入住到養護院去，說也剛好，他到二〇一二年一月剛滿六十歲，符合養護院

的入住年齡。至此，我們這位遊民大德就正式地有一安身之處了，我心上的一塊石頭也隨之放下了。至於入住費用，我倒不擔心，短期先以醫院的社服基金來急難協助，時間若長，先前協助申請的低收入戶與身心障礙手冊就能派上用場了：身心障礙者安置在機構內，可申請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補助，輕度者住宿養護每月補助額度至多八千元，那剩下來的兩千元安置費用差額我的專業也能幫上忙。我在這段時間也問到余叔姊姊的電話和地址，只是電話一直沒有人接，我就寫個信過去，告知余叔的安置情形。

到了四月底，余叔又來住院了，完全不同的，此次急診後就直接入住到心蓮安寧病房。我到病房去訪視了他一下，我和他都沒有多說什麼，只是一般的寒暄打招呼，但彼此都知道彼此，在眼神的往來中，所有的訊息就都在不言中了。

「余叔已經在剛剛往生了。」電話那頭傳來的訊息，看看時間是中午十二點多，果然是我認識的他，是個很有個性的遊民，連往生的時間都很有自己的堅持和選擇——五五五，五月五日十二點多的午時。身為社工，對於面臨到的個案，我不會去判別他人生的對錯，只專注於眼前能做的協助。此時，我心中默念地祝福余叔，祝他往生西方極樂，若下次有投生機會，也希望他能有個好歸處，不用再到處辛苦地遊蕩了。🌱